

第十回 漢元帥過海鑿兵 番軍師隱身擒將

卻說皇甫敬曰：「多蒙舉薦衛煥，定是英雄，本帥即行文召作先鋒。」孟士元稱是，匆匆辭別。

原來元帥平日亦聞衛煥營規整肅，必有將才，隨行文差官，往大理府召取衛煥火速前來。差官起程。至次早興兵，因番軍攻打登州城緊急，各處精兵趕緊前來，元帥是日出校場操演，衛煥亦到。原來衛煥乃是英雄，亦欲建功立業，不怕生死，又見孟士元所薦，更要向前，即將總兵印務交副將掌管，隨趕到雲南府，面見元帥。皇甫敬立傳進見。衛煥生的身高八尺有餘，面白微鬚，有英雄氣概。元帥即隆禮相待，命坐賜茶，叩問兵法。衛煥對答如流，滿口忠烈，毫無畏忌，元帥大喜。衛煥說到得意處，即起身卸下公服，就在武器架上取過一把長槍，跳下庭中，使開槍法，如飛雲閃電，果然好槍法。元帥連聲喝采，坐下茶畢，贊曰：「將軍真是文武全才，孟公舉薦可謂得人。」就留同飲。衛煥飲畢，元帥令其在館驛安歇，次早同往操演。夫人母子見先鋒十分歡喜。元帥拜表進京，奏知出軍日期。

光陰似箭，不覺早是八月初七日。是晚，元帥備酒與夫人餞行，夫妻姊弟同席。元帥對夫人曰：「夫人回鄉，須要管理家務，孩兒日夜習文練武，不可在外放蕩，更不可使其求助功名惹禍要緊。」夫人曰：「此乃妾份內之事，但願相公早奏凱歌。」皇甫敬曰：「夫人若能曲盡婦道，本帥便可無忱，若本帥出征毋庸過慮，不久即便班師。」夫人曰：「只恐妖術難當。」但行兵之際最要吉利，不敢流淚，乃囑曰：「願相公凡事斟酌，旗開得勝，免妄懸念。」元帥曰：「交戰之事，不勞費心。」飲至二更後，方才散席。因次早回鄉，更不安寢，只說分別話語，直待天明，各人飽餐後，備下執事，元帥親送夫人下船。合府官員俱送到落船，孟士元亦遣孟嘉齡來送。元帥亦囑了夫人幾句話，上岸發起三聲大炮，揚帆而去。元帥謝了眾官員回衙。

元帥各事齊備停當。到了八月十二日早晨，元帥下校場，升坐演武廳，當堂令衛煥上前，掛了先鋒印，替花掛紅，賞了三杯美酒，傳令就領五千精兵作前部，一路約束軍士，不許騷擾百姓，管著閒事，否則取罪非輕。衛煥領令。元帥全副甲冑，禁了旗幟，放炮起行。元帥上了銀鬃馬，來到十里長亭，探子馬報曰：「合府官員在前餞行。」元帥令人馬少停，自己拍馬上前稱謝。三杯酒畢，說些離別話，辭別眾官。送出長亭，元帥拱手，發炮起行。

且說衛煥號令森嚴，一路安堵如常，只見旌旗蔽日，戈戟衝空。八月廿一日，已到登州，山東巡撫彭如澤早已見接。即令眾官回城，大軍來到城下安營，自己進城，來到總兵衙門，殷耀先迎接至後堂飲酒，殷總兵代巡撫作主人。酒席間，元帥細問番軍虛實，殷耀先曰：「那元帥鄔必凱，勇力非常，水性精熟，海上赴水浮沉，能受數日夜不失；軍師神武道人，能興波起浪，翻人舟只，又能化火燒人，還能隱身法，定身法，騰雲駕霧，兼有許多寶貝傷人，利害難當。元帥會戰，須要仔細方妙。十日前在此攻城，只因聞得元帥將到，故落舟而去。海中有一浮島，名喚沙門島，番邦糧餉輜重盡積其間，未知元帥欲下海水戰，或候其登陸交戰？」元帥曰：「若候登陸交戰，蹂躪我子民，須落海為妙。」殷耀先曰：「下海不難，但妖道利害，恐進退不便。」元帥曰：「本帥仰仗天子洪福，妖術自然敗露。」眾官稱羨曰：「元帥忠義，自然感動上天，何愁不勝。」飲至初更後散席，元帥回營。

次早即令三軍拔寨，到海口配搭落船，不數日，全軍俱皆落船，定於次日揚帆。巡撫率文武餞行，放起大炮，鳴金擂鼓，一揚帆向海洋進發。一路風恬浪靜，不數日近沙門島，只見番船一片屯札，旌旗槍戈，布於船上。元帥傳令離番營十餘里屯住水寨，小心提防劫營。早有哨船報知番寨，來見鄔必凱曰：「啟上元帥，今有元朝元帥皇甫敬，聞得乃是武將出身，領兵二萬，屯營離本寨十餘里。請令定奪。」鄔必凱大笑曰：「這匹夫若在旱地交戰，勝敗當未可定；他今落海，莫說交戰，若遇風浪，他必在船上嘔吐顛倒，管叫他片甲無存。」一面使人馳報軍師知道。

到了次日，皇甫敬升帳，眾將站立兩旁。元帥令備戰船，道：「本帥親自出戰。」高出先鋒衛煥，向前曰：「末將身為先鋒，理當衝鋒破敵，何勞元帥親自出馬？」元帥曰：「初陣最要吉利，恐將軍不能取勝。」衛煥曰：「末將若果不勝，元帥再出不遲。」元帥曰：「小心前去。」衛煥領令，帶了戰船，前去討戰。番將報入曰：「元朝有將討戰。」鄔必凱曰：「誰敢去立頭功？」只見先鋒苗成龍挺身上前曰：「末將願立頭功。」鄔必凱曰：「小心去罷。」苗成龍落船，領了本部戰船，殺出海面！兩面海船，俱各寄碇，一字兒排開，苗成龍坐船向前大喝曰：「來將通名。」衛煥曰：「俺乃大元天子駕下、皇甫元帥帳前前部先鋒官衛煥。爾係何人，敢來討死？」苗成龍曰：「吾乃鄔元帥部下前部先鋒苗成龍。爾們元番擅敢侵占中原，吾等特來爭奪。你何不早降，以圖富貴？」衛煥曰：「吾大元天子乃應天順人，爾敢造反，須吃我一槍。」言訖，向苗成龍面門刺來。苗成龍舉刀架開，回手一刀，向衛煥頭上砍來。衛煥挺槍抵擋，兩邊擂鼓，吶喊助威。戰到三十回；衛煥殺得苗成龍意欲逃走，怎奈槍尖只在前心兩肋纏住，心中一慌，刀法散亂，被衛煥一槍刺死。衛煥縱身一跳過船，官軍隨後跳過船來，把番兵亂砍。衛煥下令曰：「番軍降者免死。」番軍俱皆跪降。衛煥收了番兵，方令收軍，把只番船帶回，進入水寨，拜見元帥，呈上番先鋒首級。元帥記上功勞簿，一面犒勞出戰軍，備酒與先鋒贊功，不表。

且說番軍回報鄔必凱，鄔必凱查點軍士，失了苗成龍並戰船一隻，番軍損了六百餘人，鄔必凱大怒，令：「準備戰船，來日本帥親戰。」番軍準備。到了一次日，鄔必凱親自帶領戰船，放炮擂鼓，揚帆而來。元軍報入，元帥皇甫敬方才升帳。探子報曰：「啟上元帥，今有番元帥鄔必凱率領大隊戰船討戰，請令定奪。」元帥令：「速備戰船，待本帥親征。」遂領大小將士，放炮揚帆，擺開陣勢。不須臾，番船亦到，元帥立在船頭，見鄔必凱站在船頭上，生得身高九尺有餘；紅面赤發，宛似火德星君，身穿金盔掩心甲，手執雙銀錘，船上一桿『帥』字旗。鄔必凱亦看見對陣戰船上立著皇甫敬，生得鼻高八尺有餘，面如冠玉，手執方天畫戟，一面大旗，橫寫『狀元及第』，豎寫『滅虜兵大元帥』。皇甫元帥喝令將船衝上前，大喝曰：「來者莫非番元帥鄔必凱麼？」鄔必凱曰：「然也，你可就是皇甫敬麼？」皇甫敬曰：「正是。但爾番國乃是亡國之兵，比中原不及一郡，怎敢造反？今天兵降臨，尚不卸甲歸降，直待侵殺，悔之晚矣。」鄔必凱笑曰：「今元番乃無名小邦，敢侵中原，本帥特來爭奪天下。爾乃烏合之眾，何不早降，以圖富貴？」皇甫敬大怒曰：「番狗試我戟尖滋味。」說罷，一戟逕向鄔必凱心窩便刺。鄔必凱把左手錘架開，揮起右手錘來打。皇甫敬把戟架開，大戰起來。番將左天樞，將船衝出助陣，先鋒衛煥向前迎敵，不上十合，被衛煥大喝一聲，一槍刺中左天樞咽喉。此時元帥戰住鄔必凱，三十餘合，鄔必凱已是錘法散亂，被皇甫敬一戟，刺中鄔必凱左肩，大叫一聲：「好利害！」

走，皇甫敬令各追趕，亂箭齊射，番軍死者不計其數。追趕一會，方才鳴金收軍，回歸水寨，記上各將功勞。元帥大喜曰：「看來番軍易破，容易班師。」衛煥曰：「但恐番軍師妖術難破。」元帥曰：「且看會戰，再作相議。」即備酒相賀。

且說鄒必凱回寨，敷上允藥，傷痕疼痛不已。只見探子報曰：「軍師爺降臨。」鄒必凱大喜曰：「來得好。」拙列船頭，迎接過船，相遜坐下。鄒必凱曰：「本帥正要往見軍師，不意軍師降臨，真是有幸。」神武道人曰：「貧道聞得元帥失利，特來探問，未知元帥有何才能？」鄒必凱便將兩日大敗情形說明：「看來皇甫敬、衛煥英雄難當。」道人笑曰：「敵將如此兇惡，待貧道明日出高，略施小術，擒捉皇甫敬、衛煥回來；其餘不戰自逃。」說畢，就在身上取出一個小葫蘆，揭開葫蘆蓋，傾出一粒開藥，放在口內嚼碎，向鄒必凱左肩傷痕抹過，登時平復如舊，疼痛全無。鄒必凱大喜，拜謝軍師恩情，即時令備酒席同飲。軍師曰：「來日一陣，管教成功。」鄒必凱曰：「全仗軍師神通。」神武道人下令，來日準備大戰船，各要奮勇向前。

元帥報入大寨，皇甫敬知必是磨戰，辦準備交鋒。黎明時候，號炮連天，鄒必凱同神武軍師帶領戰船討戰。皇甫敬聞報，親領著大小將官，跟隨出戰。兩邊戰船排開，只見對面另有一座大船，船頭站住一高大道人，生得面如黑漆，頭戴道巾，身披白絞鶴縐，手執兩把寶劍，船頭上一面大旗，上寫的『神武軍師』。軍士認得是妖道，即報元帥曰：「船上那妖道就是神武道人。」皇甫敬傳令曰：「各船須防妖術。」

且說神武道人在船頭上，見對陣元帥、先鋒各站在船頭，道人即令將船駛上前，大叫曰：「皇甫敬何不早降？」皇甫敬大怒曰：「妖道恃仗妖術，侵犯天朝，今又抗拒天兵，本帥來取你首級回營。」道人笑曰：「匹夫，你死在眼前，尚猶逞強。」說罷，口中念動真言，將劍一指，喝聲：「疾！」只見頃刻間狂風大作，波浪滔天，那風浪只在元軍陣上發作，番船竟安穩如故。可憐官軍船隻，翻波逐浪，打得四散分開，上至皇甫敬，下及官軍，立腳不住，有的跌倒船中嘔吐，頭眩目暗，叫苦連天。皇甫敬曰：「我立腳再立不住。」大叫：「天亡我也！」元帥正在慌亂，神武道人即用隱身法駕起雲頭，立在皇甫敬面前，奈皇甫敬乃凡胎俗眼，怎能看見？神武道人再用定身法，念動真言，將手向皇甫敬一指，可憐皇甫敬自定口呆，手足麻亂。神武道人攔腰抱起元帥，皇甫敬如醉如癡，任從妖道抱住，駕起雲頭。元軍看不見妖道，卻看見元帥駕雲而上，諒必是妖道用法捉去，各各高聲喊叫曰：「元帥被妖道捉去了。」各船驚喊起來。妖道拿了皇甫敬，回自己船上放下，現了原身，喝令軍士綁縛，囚在艙中，遂再用隱身法騰空來捉衛煥。

且說先鋒衛煥站在船頭上，被風浪播弄，船將顛覆，立腳不住，正在著急，聞得說元帥被擒，驚得魂不附體，魄散九霄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